

書名 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光緒十四年

閩雙笏廬刊本

撰者 清 魏秀仁 撰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3

編號 D8665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花月痕全書十六卷 光緒十四年閩雙笏廬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十二卷

花月痕全書卷一 第一回

蚍蜉撼樹學究高談 花月留痕稗官獻技

情之所鍾。端在我輩。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性也。情字不足以盡之。然自古忠孝節義有漠然寡情之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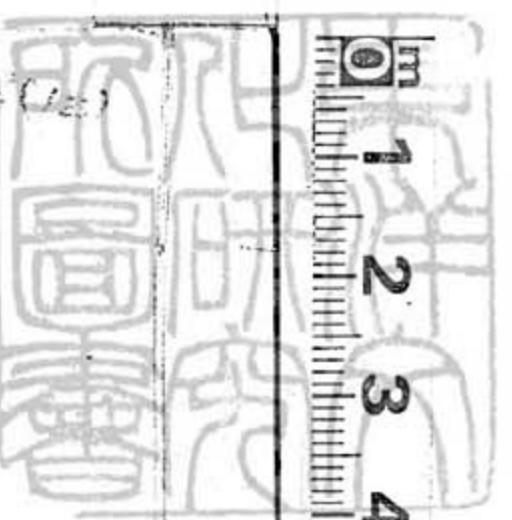
自古俗澆薄。用情不能專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種種。且相率而爲僞。何況其他。乾坤清氣。間留一二情。既不能策名於朝下。又不獲食力於家。徒抱一往之致。奔走天涯。所聞之事。皆非其心所願聞。而又



花月痕

劭丞手裝

双紅堂
小說
63(12)



1 2 3 4 5 6 7 8 9

花月痕全書卷十二
第三十八回

茉菖無靈星沈婺女 楊華遽折月冷祇園

話說癡珠初三夜自大營回寓一夜無聊天亮一會聽得炮聲連續知是荷生走了就也起來見碧桃花都已零落憔悴得可憐便叫林喜挪在槐陰下教他們天天灌漑盥漱用點已畢伏枕假寐恍惚瞧見李夫人顏色慘淡穿着鳳冠霞帔掀着簾子說道先生自愛我先走了覺得一身毛髮豎起擦開兩眼寂無人聲心上

先字可思

十分作惡便步行到了縣前街。李夫人方才罷妝，迎了

出來。癡珠留心瞧夫人的神氣，也還好好。自然講不出

文如花花葉
葉相接相銜
字字淒楚

夢中的話轉是夫人說道。謾如許久沒有家信。這兩天實在記念他。言下愴然。癡珠只得將話寬解。夫人又說起娘家隔遠。沒個親眷。因勸癡珠。趕辦秋狼的事。癡珠只是不語。吃了早飯便來秋心院。只見院中靜悄悄的。走入裏間。秋狼頭也沒梳。手拿一本書。歪在一个靠枕上。看。拾頭瞥見癡珠。坐起笑道。你來麼。就走下地來。癡珠也笑道。荷生去了。我無聊得狠。秋狼攜着癡珠的手。

口中是透頂
透骨相思。就是我三字。只今讀之猶令人酸鼻。咽住咽喉。不到極處。不能作此語。僕嘗謂自情不能不作此語。到萬難不至。理變而出此。我心痛欲

道。天下事都要翻轉來看。譬如你當初不認得荷生。他走他的路。你自然不想着他。就是我說到這一句。便和癡珠坐下。噎着咽喉。說不下去了。癡珠慘然停了一會。秋狼又說道。我沒爹沒媽。孤苦伶仃一个人。又噎在火炕。死了。自然是乾淨。你怎好說到這三字。竟哭起來。癡珠已粉碎。腸已寸斷了。癡珠忍不住也掉下淚。停一會。秋狼轉抹了眼淚。問道。你出城送荷生沒有。癡珠搖頭道。沒有。秋狼道。你這會從家裏來麼。癡珠道。我昨晚一夜

絕淚落不止
普願天下後世爲我一哭也。你怎好

與上文就是我文法相配

此六字有多少酸心的話裏在箇裏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天地久的光陰任卿好自爲生香不斷章劉之合以

沒睡就將清早夢見李夫人。及到縣前街李夫人說的話一一述給秋痕聽。秋痕道李太太做人狠有福氣。何至有什麼意外的事。你我的事承太太一番美意。只是我家的人實在難說。總要我俟得一年半載的苦。教他。我們沒甚想頭。那時候就好商量了。兩人促膝談心。靠晚吃過飯。秋痕暑有意興。焚了一爐香。將槧調和。彈起水仙操。只覺得指頭勾剔怪刺刺的。與尋常不同。便說道。怎的生疏了。再和一會又彈起來。沒得半闋。忽劃然一聲。宮羽兩絃一齊斷了。兩人失色。默默無言。秋痕滿襟。

碎琴一詩其離也宮羽兩絃一時自此以後秋心院無復兩人之心矣

緊入本折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也

是淚。那獨兒踴踴傍着錦鞠。好似勸慰他一般。癡珠嘆口氣道。怎的就這般件件見得不好。秋痕伏在槧案嗚嗚的哭。癡珠挨不住。就自走了一夜。難過到得四更。忽聽外面撾明甚急。禿頭認是縣前街老奴李升聲音。癡珠趕着問是何事。李升入來。站在房門外回道。太太夜來生產。覺得十分不好。癡珠不待說完。便披上衣跳下牀來。一面披衣。一面赶着套車。李升提燈迎上去了。到得縣前街。只見門上的人。都迎出來。道章老爺來了。我們太太。不好得狠。癡珠赶着下車。問到底怎樣。門上

心

香傳奇云生

昔人題空谷
時季路焉知死
死可怪工填絕命詞衰猿一聲蜀
山盡綠

着癡珠厲聲道先生我挨着死等你把你阿寶手上鑄匙收起哎呀一聲即便壘絕大家赶着握住頭髮灌下參湯漸漸回過來一个大了鬟帶着阿寶將一包鑄匙遞給癡珠癡珠見這光景又見阿寶淚痕滿面真个心如刀絞禁不住涕下涔涔聽得李夫人又厲聲問道交給先生沒有癡珠只得大聲道我已收過太太你拿定心不要亂李夫人噙着淚道我的心一絲不亂只我的爹娘都來叫我去了謾如數月沒有信息軍營中生死不可知我的兄弟又隔十餘天的路苦呀一陣血腥人

的人道胎是已下只人已電過數次癡珠道沒個親眷怎好哩大家跟進大廳炕上一个高大令一个麻大夫和管事家人商量下藥聽說癡珠進來大家搶下台階麻大夫道癡珠先生來了便有人做主癡珠道給大夫看怎樣呢高大令不語麻大夫搖頭道脈息已散怕看命根只聽得上屋連聲說太太請章老爺癡珠只得向麻高道全仗高明營救定个神方踉蹌走入掀開簾子站在房內問道這會怎樣只見老嫗了鬟圍牀兩傍李夫人色如金紙靠在兩個老嫗身上手牽阿寶望

昔人題空谷
時季路焉知死
死可怪工填絕命詞

此段文字作
者聲淚俱下
讀令人不忍卒

又暈絕癡珠。十分難受。又不便上前。沒個主意。只得退出簾外。此時高麻商定一方。赶着煎好灌下。大家隨哭。隨叫好。一會又回過來。叫道。阿寶呢。大家將阿寶送上李夫人瞧。一瞧恰好阿珍靚兒都醒了。奶奶抱到牀前。急入。此時天將發亮。燈光燭影閃得陰沈沈的。猛聽得李夫人叫道。謾如謾如。便兩目低垂。雙牙緊閉了。癡珠大勵。阿寶伏着牀沿。嗚嗚的哭。內外人等都嚎啕大哭起來。一會停靈挂孝。管家家人請癡珠議定殯斂。癡珠便領着李家幾個老僕。和李夫人身邊的老嫗。大了鬟。將一切箱籠盡行粘封。差人向謾如鶴仙相好的同寅故舊告喪。秋痕就也來了。到得巳未。便有各家的眷屬前來哭臨。秋痕一身素服。陪着痛哭。好是謾如不在家。阿寶父少。卻無男客。癡珠乘空。便酒淚作書兩封。一專差到蒲關去。一專差到江南去。酉刻同發。次日初五。陰陽生揀的時辰。是卯正三刻大斂。午初一刻進棺。到得三下多鐘。安了靈。秋痕便向李夫人靈前哭辭。囑咐老媽了。鬟看視阿寶。這阿寶雖只八歲。卻乖覺得狠。見他

右月齋全書

卷十二

五

摹寫入神

月痕

十餘年吞之不可吐之不得言之又恐旁人驚走不言又恐此恨之終流者卽此一般文字不料竟傾瀉而出○眼目○曉告○此

珠走了。此時新月如鉤。癡珠對月獨坐。想着李夫人如許做人。竟罹此難。可見天道無知。便懶懶的進房。一夜翻來覆去。想起謾如遠別。半載荷生出師關外。客邊痛癢相關的人。目前竟無一个回首南邊。又遍地黃巾。差不多一年不得家信。老親弱弟。瘦妻稚子。竟不知是何景像。想到此處。真个四大茫茫。側身無所。才名畫餅。憂而生。眼目○曉告○此

患如山。不知不覺痛哭起來。時已三更多天。累得禿頭等從睡夢中各自驚醒。急起探視。癡珠只得說是夢魔。次日一早。教李福磨一盞的墨。教禿頭買得白綾。寫一副輓聯。自行帶至縣前街挂起。秋痕瞧是。

廿餘年往事。如煙記舊日。師生恍見雙鬟來問字。三千里望夫化石。痛當前兒女。何堪兩地共招魂。

看罷。又滴了無數的淚。是日癡珠便倍了一天弔客。又定下念經開弔日期。刻起訃音。直到上燈回寓。秋痕打發癡珠走後。正在燈下替阿寶縫孝鞋。忽見門上的人。

敘入下折卻

一段文字與

十九回整對

此尤沈痛

撫今追昔字

學淒涼

作破空之勢
令人捉摸不
着

戰哭多新鬼
愁今獨老翁

領着穆升。踉蹌奔入。說道。劉姑娘快看。老爺去龍山失守。我們入老爺殉難了。老爺接着家信。大哭一聲。暈倒在地。秋痕這一驚。好像半天打一个霹靂。大家都也驚駭。趕着替秋痕收拾。謫開阿寶。悄悄的上車。一路淌了多少眼淚。到得西院。早聽得癡珠號啕大哭。心印池蕭及禿頭等。圍着一屋。秋痕這會顧不得什麼。拉着癡珠。也哀哀的哭。後來秋痕先住了哭。同大家把癡珠擁入裏間躺下。把癡珠勸住哭。癡珠謝了眾人。就託心印延請十六位戒僧。就汾神廟開起七晝夜經壇。到了次日。

月痕
交情斐亹
憲頑豔

排設停妥。西院外間。也安了靈。癡珠素服哭奠一番。便赴壇燒香。此夜月色陰沈。紙旛招展。覺得梵語淒涼。燈光黯淡。絕不似尋常魚鼓經聲。便又大慟起來。這日就有同鄉過來慰問。以後各營員弁通知道了。也有排祭筵的。也有送聯軸的。更忙了數日。兼之縣前街。也在開弔。癡珠萬慮千愁。這十數天。也疲極了。雖有秋痕禿頭小心伺候。無奈飲食日減下來。直覺骨瘦如柴。身輕似葉。到了謝弔這一日。只喝粥兩碗。是夜又嘔了數口血。直把兩人急得要死。癡珠因告知秋痕。決意於三月初。

是秋痕口吻
亦是秋痕身

分

這嘯一聲心
膽俱失

口目

此數語正與
上文秋痕數
語作對皆所
謂先生之志

則大矣先生
之號則不可
者也

花痕

盤鬱頓挫塞
馬吟風峽猿
叫月

古。一。心。久。久。不。磨。你。我。就。不。能。同。生。同。死。也。算。得。是。个。
同心癡珠說到這一句便咽住了秋痕更是難忍竟大
慟起來這夜癡珠於枕上得一首五古留別秋痕詩云
瑤臺熟蟠桃王母初開燕鴉頭簇繡袍雉尾移宮
扇祥雲朵朵來大會神仙眷就中拈花人忽展春
風面小兒從隙窺偷索手中鉶目成兩無言雙心
盟繩綰好詞致蹇修竟已遭神譴妃子謫風塵歲
星亦不見一十九年間滄桑知幾變氤氳使有神
會合舊釵墮落復何言綠慘秋心院詎惜圭璧

十帶禿頭穆升輕裝南去看家秋痕忍着淚道這是正
體怎禁得起長途跋涉癡珠嘆口氣道死生有命我做
我的事罷了秋痕默然癡珠接着道我與你總是沒緣
故此枝枝節節生出許多變故我如今百念俱灰只求
歸見老母秋痕撲簌簌吊下淚來說道我原說過禍離
魂魄一路附着你走罷癡珠道這也何必自古無不散
更甚於慘別你有老母怎的敢叫你不要回南只我的
的筵席百年豈有不折的鸞鳳萬里一心遙遙相照萬

躬一作紅顏援所恨磨蝎宮事變驚閃電此別豈不傷此會難相戀痛如俎上刀快若弦端箭涕淚雙滂沱襟上千行濺莽莽并州城可是閻摩殿早知煩惱多何如不相見

正是

鴛鴦不獨宿
春草江南客
扁舟一葉歸
難至亦分飛

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癡珠一字一淚幾令人不忍卒讀前半

折傳李夫人然傳李夫人亦傳癡珠也故起訖俱從癡珠邊寫來中間插入癡珠憶家一段前後插入秋痕傷心一段惜別一段皆屬至情至理可傳可誦之文讀傷心一段似秋痕割得斷矣而其實秋痕割不斷也讀惜別一段似癡珠割得斷矣而其實癡珠亦割不斷也論理宜割斷論勢且不能不割斷乃秋痕知之而卒不忍割斷癡珠知之而卒不能遽自割斷此則荷生所謂不知如何收煞鴛鴦鏡所謂拉扯無安頓也慧劍風刀吾欲向慧

如乞之。此篇文法層遞而下。發端感別。因之入夢。因入夢而有縣前街之行。縣前街論及秋痕。於是走訪秋心院。因有傷心一段文字。縣前街有如許慘變。於是對月無聊。因有憶家一段文字。乃鳳女既已云殂。而鵠原且復抱痛。於是決計南歸。因有惜別一段文字。感別惜別。恰好爲此篇起訖。

第三十九回

燕子覆巢章臺分手 雁門合鏡給事班師

跟鶴仙出芝友敘述修潔

可見凡事是逆料不來的

話說鶴仙也沒同胞兄弟。只有個族兄。名喬齡。字芝友。原是隴西甯遠衛守備。因公革職。此番進京捐復路出蒲關。鶴仙逆計芝友出京之日。李夫人當已分娩。好教他護送前來。不想芝友到了太原。已不及見李夫人了。鶴仙得了此信。便差四个幹弁。兩個老家人。星夜趕至。諱懇癡珠替李夫人權厝後挈阿寶兄妹西來。癡珠因此決意三月初十回南。把所有書籍古玩并一切衣裝。

慘別

悱惻之言
哀感行路
借阿寶口中出之
益覺酸楚

開了清單。悉給秋痕。此時秋痕是領阿寶住在西院。當下將單收過。瞧也不瞧。癡珠又將自己那幅小照付給秋痕。道：「這做你畫裏情郎罷？」秋痕噙着淚。一言不發。阿寶平日跟着李夫人呼癡珠爲先生。看了秋痕情景。接着說道：「劉姑娘你難道不和我先生一起走麼？我是要和先生同送我到舅舅衙門去。你不走我便跟你住。在這裏只是先生一人去找舅舅。沒你伺候。你也該不過意。說着便倚在秋痕懷裏。淌淚。兩人半晌無言。正是腸斷魂銷之際。給阿寶這一說。便各伏在几上大慟起。

燕子覆巢。
恰有此事與
上絃斷作箇
整對

來。阿寶含着淚。東邊扯手袖。西邊牽衣襟。往來跑个不了。此時院中鴉雀無聲。只聽得客廳嘩喇一聲響。把兩個人嚇得一跳。倒停住。哭了出來。一看原來是頂格年久。塌了一半。將个燕窩跌下。燕子紛飛。叫噪。正在詫異。忽見禿頭進來。回道：「李狗頭帶車來接姑娘。說是他媽突患重病。叫姑娘即刻回家。」癡珠尙未答應。秋痕說道：「我那裏有媽。就是我的媽。病要我回去。也待得明日。癡珠忙接着道：「不是這般說法。你對狗頭說。現在李少爺跟着姑娘。明日謫開李少爺。就給姑娘回家看病。禿頭出

描摹此輩人
都有神理

去說了。狗頭沒法。只得回去。次日一早。李裁縫。狗頭領着跛腳。坐一輛車。便來門房。和禿頭吵嚷。要接秋痕禿頭道早哩。爺還沒有起來。這個地方。是你們說話的所。在麼。李裁縫嚷道。奇呀。你們把我女兒佔了。幾個月。如今他媽病了。也不給他回去。看到底是什麼意思。穆升不待說完。便搶上前。道放你娘的屁。誰佔你的女兒。狗頭冷笑道。你問那姓韋的禿頭。怒氣冲天。忍耐不住。從狗頭背後一把揪住。罵道。你這小忘八蛋。敢怎樣撒野。狗頭剛把手來抓禿頭。卻被林喜帶勸。帶笑將狗頭兩

隻手籠住。給禿頭連刷了五個嘴巴。李裁縫氣極。將頭向穆升撞來。卻被穆升抱住。罵道。畜不死的老東西。要和我拚命麼。賞你一个死。便將手一掀。摔出門來。這裏看門聽差。和厨下打雜人等。都一齊跑來。拉的拉勸的。勸嚇得跛腳手足打戰。那李裁縫便倒地號啕。哭起冤來。狗頭只是尋人廝打。卻被大家按住。手池蕭兩人也起來。癡珠秋痕在睡夢中。聽得外面吵鬧。不知何事。叫子天福。是个急舌說話。不大分明。說是爺們和呂家的。乾坤何等時。
君尚在睡夢中耶。



人打架。數日前。汾神廟住了一個呂通判。穆升因他的馬常跑入西院。與他家人纔有口舌。因此錯聽了。就不出去招呼。只叫天福傳諭穆升。不要多事。并喚他進來。當下禿頭聽天福說。爺喚禿頭便先走了。穆升林喜李福也走了。李家父子曉得癡珠起來。便捨命跟着禿頭。闖入月亮門。大家都攏不住。癡珠這會才曉是李家父子閑事。聽得說的話。沒有一句不是撒賴。直氣得胸吭冤墳手足冰冷。在屋裏和秋痕默默相對。一會竟讓到西院客廳。秋痕憤極。抹了淚。挽好頭髮。包上綢帕。檢出

簷臺分手

書之淒然不
堪卒讀

凝珠一軸小照。藏在袖裏。向凝珠道。你聽我的信。凝珠淚眼盈盈。不能言語。秋痕早跑出客廳。道你們閑什麼。你們不過是要我回去走罷。此時心印池蕭都在一邊。做好做呆的勸警見秋痕出來。發話倒覺一跳跛腳。迎上前來。秋痕向阿寶老媽道。少爺沒有醒醒了。你好。好。謾他回去。又向心印池蕭道。往後大家替我寬慰。癡珠我做鬼就忘不了。又向李裁縫道。要我回家犯不着。鬧出這種樣兒。叫人笑話一面說。一面扶着跛腳走了。李家父子見秋痕出來。理早短了。而且此來。只怕秋痕不

眞箇可傷

文章憎命達
冤魅喜人過
死別生離後
來皆難如願
天胡此醉

肯回去。如今秋痕已走。趁着池蕭一人拉一个就也出來。跟着車去了。只癡珠秋痕七个月交情。從此分手便永無見面之期。說來也自可傷。當下軟癱在窗下彌勒榻上。心印池蕭勸解一會。癡珠嘆口氣道：「只這十二日緣分也不許完滿。於是大家議論李家今日如許決裂。是何緣故。都想不出道理。後來蕭池兩人探得是錢同秀。卜長俊。夏旒。胡耆四人布的謠言。說是癡珠要帶秋痕回南。其實癡珠是拚个生離秋痕是拚个死別。再不想四人做出這種謠言。恰中牛氏心病。所以今天鬧出。

轉捩圓勁

調度有方層
層佈置

這一段散局看官記着。癡珠秋痕散局這一天。卻爲荷生采秋進城之前一日。荷生是一月初六日午刻到了雁門關。初七日檄顏副將帶兵二百名。由馬邑偏關西出紅門口。檄林總兵帶兵二百名。由平魯朔平北出殺虎口。密令二將於口外炮臺瞭臺。多張旗幟。一路傳單諭帖。俱聲言是帶五千名兵。先是關外各口汎官奉到大營嚴檄。已經將炮臺溝壘。一例修整。瞭臺探望。一例添人。如今卽飭兩將一路查勘。十一日紫滄至關。荷生便同紫滄帶兵出關駐紮廣武故城。等候消息。十二日。

殺班師以前
精事

正敘班師

領起合鏡

極寫圓全美
滿無貴賤不
悲無富貧亦
是吾所喜

正敘合鏡
骨鄰家遞歌
哭

眼目
左繫右拂文
生情耶情生
文耶

宗旨

大營接到三邊總制五百里容文。說是逆回業自解散。
首犯數名。亦已擒獲斬斬。是日飛劄韓給事班師。十四
日荷生得信。一面入關。一面檄顏林二將撤兵。紫滄先
回州城。同地方官商議。趕於花朝替荷生迎采秋歸於
行館。十五一早。差員往接荷生。十六黃昏吉時。州裏備
一座藍呢四轎。轎杠加兩道紅綵。轎頂結個彩鳳。下垂
四角彩結。四員營弁步行護轎。轎前是二十對紅紗宮
燈。四對提爐。一部細樂。轎後是八名銀鞍駿馬的家丁。
前往東巷。紅豆香雪一身豔服。扶着采秋宮衣宮裙上。
轎荷生就行館中設祖先香案。引采秋行禮。紫滄敘青
萍於寢室。排兩張公座。紅豆香雪護侍采秋謁見荷生。
是夕行館燈綵輝煌。管絃雜沓。春風溢座。喜氣盈闌。不
用說了。但采秋遠別父母。荷生回憶山妻。遙憐秦女。觸
目動心。欣喜之中。終不免有些傷感。感到是旁觀覺得才
子佳人。如此圓全美滿。真个福慧雙修。一時無雨。軍中
大宴三日。傳令顏林二將帶兵先行。紫滄也於是日起
身。二十六日荷生采秋雙雙言歸。先是駐紮代州。得了
癡珠來信。述及近事。荷生嘆道。癡珠真是晦氣。采秋道。

回應三十六

同入幻卽逗
起下文○瑜

亮句游戲語

亦滿意語

世情

公事私事兩
不費力陌上
花開緩緩歸

敘班師以後
情事

癡珠還怕有什麼大不好。遂將前夢告訴荷生。荷生也爲詫異。因笑說道：瑜亮本來是一時無雨呢。紫倉及顏林二將先於二十七到了并州。索安等管押采秋妝奩箱籠。於二十八也到并州。地方官爲着荷生是九重特達之知。後來地位難於限量。此番辦的差事。雖照着小欽差章程。卻件件加倍討好。柳菴行館鋪陳供給。都照大營荷生私事全託紫滄愛山領着。賈忠等照管公事。便交給羽侯燕卿兼辦。二十九巳刻。青萍領着四員營弁護衛采秋紅豆香雪一乘。四轎兩乘。小轎先進了城。荷生帶着幾個新來的跟班。一路酬應迎接官員。直遲至未正才進行館。接着又是經畧來拜請會。兩人敘話。直至黃昏。通省官員。這一天便都不及見了。次日一早接見曹節度後。就出門回拜了經畧節度。及大營辦事諸幕友。便來秋華堂看視癡珠。癡珠雖曉得荷生班師。卽日可到。但昨天一早被那狗頭父子吵鬧。與秋痕撒了手。接着又是阿寶醒來。不見秋痕。哭得癡珠肝腸寸斷。大家好容易哄住阿寶的哭。回縣前街去了。癡珠顧影雪涕骨立形銷。第三日起荷生打大營前來慰問。

接入

夾敘癡珠一
邊令人難堪

旁觀瞭然

癡珠便詢秋痕。癡珠黯然不能答應。到是禿頭回明。荷生嘆口氣道。我早料有此散局。癡珠也嘆口氣道。再休說起。就把鶴仙的信給荷生瞧。便說道。我送阿寶兄妹到蒲關。卽由河南回南。荷生瞧了信。說道。蒲關只隔一二天的路。不算什麼。南邊的路現在文報兩三个月不通。你怎麼走得而且你這樣單薄身子。癡珠不待說完。截住道。我是走得到那裏就死在那裏也算是走了。不然還留在并州城養病。有此理麼。荷生道。你不要急。再作商量。隨站起身道。我今日初到。百凡沒有頭緒。簾

意與秋痕同
意與答秋痕
同

外跟班傳呼伺候。癡珠接着道。我初十是准走呢。荷生眼皮一紅。便匆匆去了。正是

東歌西哭。一喜一憂。

莫非命也。誰怨誰尤。

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癡珠荷生合傳。然寫荷生皆寫癡珠也。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哀一樂。誰能遣此。乃作者前前後後。悉用夾寫之法。其意若曰。時事如此。其軒輊也。盍行乎。故都可懷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夫何戀

戀鱸魚遲遲鞍馬實福處此厥疾不瘳異日者倚枕彌留雙眸南望靈輶迢遞十載東歸鬼而有知悔何及矣。

第四十回

意長緣短血灑鵲魂人去影留望窮龜卜

緊接上回說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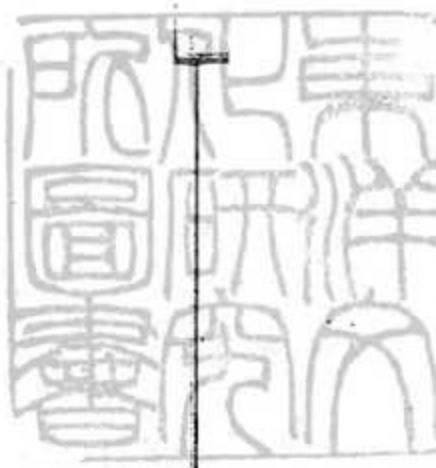
好个紅娘

申敘荷生一
邊

有情人自應
爾

采秋俠氣

原來荷生今早拜了客回到行館已是午鼓就將癡珠痕煩惱說道我不叫兩個卽日見面我這杜宇也不姓了李家這樣可惡總不過是个教坊明日不是班師喜宴用得着他們難道你差人傳他敢不來麼只秋痕臉



采秋佈置

采秋機變

上過不去須喚紫滄走一遭給秋痕說明再囑琴妹妹。伴他進來你作字訂了癡珠教他們在這裏見一面往後再作打算荷生道我也這般想明日招了愛山並替

一擇下折影
留張本
跟上申敘秋
痕一邊

接入紫滄

癡珠完全畫小照的心願罷再說秋痕回家三天難受過牛氏幾次毒詈也沒甚不了之事這日靠晚外面傳報馮師爺來了李家父子曉得這人是荷生相好蕭靜伺候秋痕噙着淚望着紫滄進來便嗚嗚的哭个不了紫滄從燈影裏瞧着秋痕憔悴的面龐兒幾乎認不得

便坐下說道我不見你才有三四個月怎的銷瘦到這

篤論

卿須憐我我
憐卿○情長

冤海

驚心動魄○
情長

癡珠初十原
自未走其如
鄉家都走何

田地咳你總是這個性情儘着哭幹不了什麼事秋痕咽着喉嚨道你見過癡珠麼他比我更不堪哩紫滄道我不得空荷生今早去看他秋痕道他運氣不好家中層疊出了許多變故這都是我苦命害了他他初十走梧仙的魂就在城門邊等他教他叫我的名字我便跟着他去了說着又哭了紫滄道你不用這般說他初十不能走他就初十要走荷生也不給他走秋痕哭着道我不敢阻他不走其實道路是走不得紫滄遂將荷生早上對癡珠說的話及後來采秋的打算悄悄告知秋痕

合籠一筆便
提起下文省
多少浮煙漲
墨○應三十
四回○宗旨

見采秋精細
處

十分感激。便問起采秋前後的事。紫滄畧說一遍。喝了茶歸報。荷生兩人就找癡珠來了。看官。你道癡珠。秋痕還有一見之緣。麼要知心印說的。人生該聚多少時。該見多少面。都有定數。到得數盡。任你千謀百計。總是爲難。次日。教坊奉到中軍府傳單。是連陞部三吉部翠雲部秋心部。准於已刻齊集柳巷行轅。伺候班師喜宴。季家循例送了差人幾錢銀。況他告病。差人翻了臉。將銀摔在地下。道這回比不得尋常。上頭吩咐不准告病。就有真病也要赴給。巡捕老爺驗看。你不看翠雲部的薛姑娘。都不敢告假。麼牛氏沒法。只得老着臉來求秋痕。

秋痕道。武營認真呼喚。我怎好不替你們一走。只我卻不能救掠。打个辮子去。見巡捕罷。牛氏自是喜歡。已刻四部齊集柳巷行館。只見轅門外。跕滿兵丁。大家到了巡捕廳班房。瑤華便引秋痕到個淨室。安慰一番。秋痕見了瑤華。就如見個親人一般。哭訴瑤華道。姊姊。你何必哭呢。你既然肯拚个死。有什麼事還做不出。只是忍耐些兒。罷。秋痕當下抹了淚。正待答應。忽聞轅門升炮。

吹打。只見狗頭跑進來。向瑤華秋痕道。大人回來了。你

想秋痕孤單可
瑤華胸中有
幾多成算。惜
秋痕不能聰
聽求計也
凌空佈置

是打辮子

狗頭神情意
態栩栩欲活

從人縫裏見
五字神妙欲
到秋臺顛逐
使郎官行馬
加倍精神而
紅帽之嘻黑
帽化俱成絕

道大人是誰我不想就是韓師爺你來瞧罷於是大家都出來轅門空地裏站着遠遠的瞧瑤華扶着秋痕也站在一塊原來今日算是凱旋之宴荷生從經畧處拜了奏章回來用的是全副欽差儀仗見大門臺階下兩邊一字兒金字高腳牌高腳牌後全部儀仗從人縫裏見鑼聲過去是一對金黃棍接着一把三層紅金兩把酒金青扇一對對皮槊刑杖大門外早奏起細樂一會二員水晶頂騎馬官員引着一把大紅馬金兩對雁翎刀兩對提爐四對車渠頂的挂刀營弁簇擁着玻璃四

妙好詞矣
絕好文心

宗旨
結穴在此數
語○情長

轎坐个高額廣額長耳軒眉的韓荷生此時人聲悄悄只聽得脚步聲馬蹄聲威聲前面數下大鑼聲後面四把高幟卻從轅門邊灣過來空地裏下馬到把秋痕嚇了一跳回來班房坐下秋痕嘆一口氣想道人生有遇有不遇難道凝珠不是個舉人怎的運氣就那般不好正在發竅只聽得人說道巡捕老爺下來一會狗頭跑進來道怪得狠我向巡捕老爺替你告病巡捕老爺只笑吟吟不言語狗頭還沒說完話裏頭一疊連聲傳出來說是單喚翠雲部薛瑤華秋心部劉梧仙上去問

久神

車笠相逢雲
泥懸隔

儘着哭幹不
了什麼事

寫采秋之華
非寫采秋也
也寫秋痕也

話於是秋痕瑤華跟个老媽彎彎曲曲走了半里多路見是一羣華妝炫服的了鬟簇擁采秋迎了出来秋痕搶上前數步也不能說話只撲簌簌吊下淚來采秋先是這樣怎好呢就招呼瑤華先走秋痕忍着哭跟進一個金璧輝煌的屋裏一齊坐下秋痕禁不住嗚嗚的哭采秋一手拍着秋痕的肩一手將手絹替他抹眼淚自己就也淌下數點淚向瑤華道層層折折都是不如意事實在難爲秋痕瑤華也慘然道卻不是呢當下紅豆



替凝珠訴苦
妙。情長
藥石之箴婆
娑之樹。宗
旨

香雪忙着擋熱手巾給兩人搓臉別的了鬟遞上茶點好多僕婦都在簾外靜悄悄的站着秋痕方才哽咽着聲哀哀的替凝珠苦訴采秋道磽磽易缺噏噏易汙這真令人惱極只鋸齒不斜不能斷木你總要放活點纔好呢瑤華道凝珠是過於灑落秋痕姊姊又過於執滯所以不好采秋道凝珠那裏能真灑落能真灑落就不誤事此時差不多兩下多鐘了僕婦了鬟排上菜也有素的也有葷的采秋親陪二人秋痕酒是一點不喝飯也只吃半碗方才洗漱簾外的人報說老爺進來采秋萬代千秋采秋痕是癡珠知已
秋痕長齋。

秋痕瑤華都迎出。只見兩個小跟班跟着荷生便衣緩步而來。臉上十分煩惱。瞧着秋痕瑤華。勉強笑道。你來

得久了。采秋問道。外頭宴完麼。荷生道完了便令秋痕

瑤華采秋坐下。向采秋嘆口氣道。人定不能勝天。這真

此恨。縣縣無絕期。

你吃飯麼妙

緣短。

無可奈何了。三人都覺愕然。采秋問道。什麼事呢。荷生向秋痕道。你吃飯麼。采秋道。他剛纔吃了半碗飯。荷生道也罷。癡珠今天是不能來了。采秋道。爲着何事。秋痕早伏在几上哭了。荷生道。穆升來說。昨晚我走後。癡珠嘔了數口瘀血。早上起來已經套車。突然吐了幾碗血。

血灑鴟魂

秋痕心中原
只知癡珠是
苦○慘

瑤華總不足
秋痕茫無把
握也

秋痕原只是
與○慘

再提○逗起
下折

暈絕數次。我叫賈忠青萍。荷生剛說到這裏。只聽秋痕大叫一聲。癡珠你苦呀。將飯一起吐出。便栽在地下。手足厥冷。牙關緊閉。忙得采秋瑤華。疊聲叫喚了。鬟僕婦擠在一堆。鬧得好一會。才把秋痕救醒。復行大哭。瑤華道人還沒有死。何必這樣。采秋道。癡珠抑鬱得狠。能彀把鬱血吐淨。到好得快。於是大家扶着秋痕。到屋裏將息。秋痕只是哭。也沒半句言語。荷生沒法。教采秋進入別室。引着愛山到了上房。教瑤華陪着秋痕出來。畫个面龐。就吩咐門上格外賞給狗頭十吊錢。差个老嫗送

秋痕原只有
此心足對癡

珠

慘

借五十一回
結尾劃清上
折正敘癡珠一
邊

秋痕出來。采秋諒勸秋痕從長打算。又送了許多衣服。及些古玩。秋痕只說個謝字。其實是瞧也沒瞧。自此荷生采秋瑤華與秋痕也沒見面了。雖瑤華後來颶風打舟吹到香海洋得與癡珠秋痕一敘。然已隔世。是晚荷生帶着青萍便衣坐車來看癡珠。癡珠要坐起來。荷生按住說道。不要起來。就牀沿坐下。燭光中瞧癡珠臉色。心上十分難受。便說道。你這會怎樣呢。禿頭道。服了幾許藥汁。血是止了。麻大夫開的方。等小的取給爺瞧。癡珠一絲沒氣的說道。秋痕回去。麼荷生道。五下鐘時。你

救不轉來倒
是快事

交情

既不能來。我就打發他走了。他聽說你病得利害。就暈倒在地。譬如救不轉來。怎好哩。癡珠默然。禿頭遞上方荷生見方上開有人參。便問道。我先前送來兩枝參。還用得麼。禿頭道。麻大夫看過。說好得狠。這回服的藥。就是配那大枝的。荷生道。那大枝的我還有。你往後用完了。卽管去取。穆升端上茶。荷生點頭道。你們好好服事。我往後總給得着你們好處。癡珠道。你便衣出門。也好一兩次。怎好天天晚上這樣來呢。荷生道。今日我原可不來。爲着你病。不親來瞧。心上總覺得不好。我往後

交情

引起
下折
可傷

引起
下折
可憐

引起
下折
次日

也。只能十天八天出來一遭。還好這個差事。是沒甚關防。就給人知道。也沒甚要緊。一面說。一面向靴貢中取出秋痕面龐。給癡珠瞧。說道。我今天只爲你辦了這一件事。禿頭拿着蠟臺在旁。說道。不大像。癡珠嘆道。些神氣。就是了。就交給荷生。說道。我病到這樣。只怕連這紙影兒。就也不能常見。荷生只得寬慰一番。聽得挂鐘已是八下了。便諱囑。癡珠靜養出來。上車而去。這是三月初一的事。次日。癡珠少愈。拈一箋紙。寫詩兩絕。感謝愛山詩是。

卷施不死亦無生。慘綠空留一段情憔悴。雙雙窺鏡影。藥爐煙裏過清明。

生花一管值千金。微步珊珊若可尋。從此卷中人屬我。少翁秘術押衙心。

初三日辰刻。阿寶行喪。奉李夫人的靈轎。停寄東門外玉華宮。癡珠不能出城。也坐着小轎。到縣前街。排个祖奠。看過靈輣。出門才回西院。已是一下鐘了。一人躺在裏間。忽聽得外面報說。留大老爺來了。林喜引入。癡珠抬身延坐。子善說道。你這兩天。有人去看秋痕麼。癡珠

花痕
說得如此可
謝。宗旨
帶敘。結三
十八回爲五
十二回張本

遞入下折

傷心之至
入去

強作派遣異
標勘破異樣
纏綿蓋開口
便截心印子
善說話也癡
如是珠口氣往往
出意外

道撒手了。叫誰去呢。子善道。我聽說昨日三更天。他全
家都走了。癡珠怔怔的望着子善哇的一聲。嘔出一口血來。也不說話。就自躺下。子善忙邀心印過來。只見癡珠坐起。道風塵湧洞天地邱墟。何況秋痕心印。就也說道。你通人再沒有參不透的道理。勘不破的世事。子善接着。說道。本來你要走他。不過先走幾天哩。癡珠不語。只叫禿頭。不見答應。穆升四處找遍。全沒踪跡。癡珠翻笑道。這個獸奴。怕是我秋痕去哩。等到二更後。子善走了禿頭影子也無。大家驚愕。心印道。你們不要着忙。

情態
心印瞭望

莫知僕莫若主
摹癡珠矯鎮
翻爲一笑極

可怪
宗旨
換心妙有幾
層意思幾多
言語在此十
八字中讀者
數樣解法讀
味之。詩語
十四字當作
者思之

一間下榻。到了五更天。聽得癡珠說道。秋痕。你怎不待我。斷了氣就走呢。一會又聽得說道。如今你的心換給我。我的心換給你。好不好呢。接着又吟道。人間獨關鍾。情局地下難埋不死。心走進裏屋照料。卻是睡着。齁呼。次早池蕭也走進來。見癡珠神色照常。便問道。今日心上覺得好些麼。癡珠皺着眉說道。我的心虛飄飄的也。

秋痕去了。此心自然是个虛飄飄的。太歲酒鬼別來無恙。一起不見也出意外。

宗旨

太歲酒鬼

別

來

無

恙

一

起

不

見

也

出

意

外

沒甚好也。沒甚不好。禿頭還不回來麼。大家答應。雨農道。這事也怪。秋痕走了。我聽說李家隔壁屠戶酒店都關了門。連那禿太歲酒鬼也不見。癡珠道。怎的。大家也都難分解。晚夕荷生差青萍探視。穆升就把這事通告訴了。青萍自然一一回了荷生。荷生頓足道。我卻料不出。似此變局。原料不出。龜卜。

三月十二

愈說出斬截

愈覺得纏綿

沈痛

認真得妙。三

人何嘗非一

氣

自信得妙。占

卜何嘗不靈

和盤托出想

見章韓平時

痛癢相關有

不盡見於文

學者矣。交

練達人情

定論

秋痕去了。此心自然是个虛飄飄的。太歲酒鬼別來無恙。一起不見也出意外。

宗旨

太歲酒鬼

別

來

無

恙

一

起

不

見

也

出

意

外

沒

甚

好

也

沒

甚

不

好

禿

頭

還

不

回

來

麼

大

家

答

應

雨

農

道

這

事

也

怪

秋

痕

走

了

我

聽

說

李

家

隔

壁

屠

戶

酒

店

都

關

了

門

連

那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癡

珠

道

怎

的

大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酒

鬼

也

不

見

禿

太

歲

說得痛快

囊括三十二回以下情事

如見其肺肝

宗旨

癡珠只是委之於數蘊空不云人定勝天要看本領

乎雖然憂患
倡入不歸於
數將爲秋痕
儘哭耶此一
段文字卻真
是癡珠勘破
語非天地邱
墟云云也

影留
八字與第五
回夢中一字
不易足見文字
心之密

花痕
回眸一盼

銀錢圖个什麼呢。秋痕孩子氣太不通達，世務自然步行不去。癡珠道：「這是我錯了。那造作謠言，荷生不待說完，笑道：水腐而後蠅蠻，生酒酸而後醯雞。集本來你兩人形迹實在可疑，所以他們編出謠言，人人都信。我想李家這一走，不特怕你拐他，并且疑心到我和你辦事哩。癡珠道：夜行者自信不爲盜，而不能使狗無吠。又嘆口氣道：青繩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心印說的凡事有數，這一件事原是數該如此。其實我於娟娘能割得斷再沒有秋痕，又割不斷的道理。我的愛弟愛妾尙死於

賊，豈能保得秋痕？只是我何苦做個人呢？荷生道：算了不用說，只願他好好回來罷。說着便走了。到了十二這一天，癡珠剛打心印方丈回來，穆升遞上一軸的畫。一封的書，說是大營黎師爺送來的。癡珠曉得是秋痕衣服上是淺月色對襟衫兒，下是粉紅宮裙，手拈一枝杏花，恍惚憶起草涼驛舊夢來，卻不十分記得清楚。就折開書，看了一遍，是兩首和詩，便檢一小箋，隨手作數字致謝，交給來人去了。重把小照細看一番，忽然

下折正文只
此已足
結穴。望窮

想着荷生卜的卦便拍案道我今生再見不着秋痕就是這一軸畫兒應了荷生的占驗罷正是

水覆留痕

花殘剩影

翡翠樓成

鴛鴦夢醒

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傳秋痕非傳癡珠也蓋以荷生之顯赫采秋之華貴幅以相形而秋痕卒不渝其意斯可嘉矣文卻筆筆凌空不着滯相上折傳癡珠之病下折傳秋痕之走其實本文皆非正敘癡珠之病從

秋痕一邊寫來秋痕之走從癡珠一邊寫來此筆墨靈動處然非作者本旨也作者曰一病一走此題面也章臺分手咫尺天涯青鳥傳辭詰朝相見喜可知也云胡而病貴人念舊延入後堂服玩錢刀歸榮里巷樂何如也云胡而走此有天焉以韋劉之美眷而天爲蕩其魔是可勸也以牛李之貫盈而天將殲其族是可戒也

花月痕全書卷十二終

